



#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

[韩国] 吴淳邦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/(韩)吴淳邦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. 12

ISBN 7-301-02924-1

I. 清… 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;讽刺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清代 IV. I207. 41

**书 名:**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

**著作责任者:** [韩]吴淳邦著

**责任编辑:** 胡双宝

**标准书号:** ISBN 7-301-02924-1/I·371

**出版者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**电 话:**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

**排 印 者:**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**发 行 者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经 销 者:**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55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**定 价:** (精)30.00 元

## 序

陈平原

记得是四年前的事情了。也是盛夏，燕园里来了位韩国学者，指名道姓要与我进行“学术交流”。这种没有事先联系，近乎突然袭击的访问，让人感觉不大愉快。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，不无勉强地接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。

“我叫吴淳邦，是韩国蔚山大学的副教授。这是我在台湾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，请先生指教。”说完，递上厚厚一本论文打印稿，然后正襟危坐，摆出随时准备答辩的架势。

这么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，倒也别致，最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寒暄。凭我的经验，此类客套话不多的外国学者，不是中文表达有困难，就是自视甚高。眼前这位吴先生，汉语说得挺流畅，大概属于第二类。接过论文，一看题目为《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》，更是不敢等闲视之。

念大学时，受鲁迅杂文影响，再加上年轻气盛，对“讽刺”、“机智”、“幽默”、“喜剧”等特别感兴趣，甚至还选了“讽刺文学”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。开始论证选题时，非常得意，自认为有许多新见解。及至真正动手，方才意识到啃了块硬骨头。阅读作品，考辨史实，这相对好办些，无非多下点功夫。最头疼的是“讽刺”概念的界定，以及如何描述其在文体、风格、趣味、技

巧之间的自由移动。刚好那时北京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，我必须提前半年毕业，于是将此论文匆匆打发出去。

十年寒窗，三篇学位论文中，数硕士论文最煞风景，这点我心里很清楚。因此，不时会冒出重上梁山再论“讽刺”的念头。可惜，一晃就是十年，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。当我表示愿意“拜读”吴君大著时，并非纯属外交辞令。这题目，起码让我怦然心动，初则惊喜，继而惭愧。

毕竟是初步踏勘过，我知道，这矿藏不大好开采。对外国学者来说，谈“讽刺”更是不容易。如果只论述讽刺对象，那好办，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有真贪官与伪君子，而且手去大同小异；不过，一旦涉及讽刺方式，比如说表现技法以及背后隐含的审美趣味，可就不大好说了。鲁迅曾经抱怨《儒林外史》之不为世人所欣赏，并将此风尚归之于“留学生漫天塞地”（《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）。不能理解《儒林外史》的“伟大”者，并非只是留学生；揣测鲁迅的用意，大概是指西洋“文学概论”训练出来的眼光，欣赏不了此类不以情节、人物，而以细节和风韵取胜的“讽刺小说”。可以褒扬英雄气壮的《水浒传》，也可以赞叹儿女情长的《红楼梦》，但就是难以领略这同样深深浸润着中国文化精神的《儒林外史》，实在有点遗憾。领略讽刺小说中那些难以言传的微妙之趣，需要机智，需要幽默，更需要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。这对外国学者来说，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。

周作人谈论日本文学，特别喜欢“揭穿人情的机微”、略带玩世不恭态度的川柳（《日本的讽刺诗》），近乎说笑话、“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”的落语（《日本的落语》），以及“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”的滑稽本和俳文（《读日本文化书》）。如此叙述日本文学传统，自是有感于“中国文学美术中滑稽的分子似乎太是缺乏”。而缺少笑声、不够幽默，在周氏看来，乃是国民性格

不健全的征候。除此之外，周氏之喜欢谈论日本文学中“滑稽”与“洒脱”这一侧面，或许与其最能体现论者的批评眼光与鉴赏口味有关。在《日本的讽刺诗》中，周氏提到川柳的特色在于：“其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，即极平常的习惯言动，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，可以变成极妙的略画。”而领略这种“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”的讽刺，需要对该民族的文化习俗乃至性情趣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故而，周氏如此谈论日本文化，表面上语气谦恭，骨子里却颇为倨傲，甚至不无自我炫耀的意味。实际上，以文化趣味论，周氏也确有可以炫耀的本钱。

尽管周作人对中国文学受道学及八股影响，难得洒脱与诙谐，甚不以为然；可《谈日本文化书》中仍承认《儒林外史》能“描写气质”，与日本的滑稽本不无相通之处。以日本的“滑稽”来评价中国的“讽刺”，就好像以英国的“幽默”来衡量日本的“滑稽”一样，当然只能是“都不很像”。论及在中国提倡“滑稽”与“幽默”，周作人、林语堂功不可没；只是作为史学研究，以“滑稽”或“幽默”为标准来贬斥“讽刺”，则有欠公平。倘若换一个角度，讨论中国的寓言、民谣、笑话乃至今天仍很活跃的杂文与相声，可知中国的“讽刺”并不贫乏。至于吴君论题所及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，如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西游补》、《何典》以及晚清李伯元、吴趼人等人著述，更是大有可观。

吴淦邦君对中国的“讽刺小说”情有独衷，以晚清为硕士论文选题，又以清代为博士论文范围。前者，吴趼人是主将；后者，自然又是以吴敬梓为中心。聊天时，我曾讥笑其“存有私心”，没想到吴君竟毫无反应。看来，此君与安徽全椒吴、广东佛山吴“了无干系”。

近年吴君治学日渐精细，教学之余，还与同好组织了中国小说研究会，刊行了二十几期《中国小说研究会报》，其精力充沛雄

心勃勃真令人羡慕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吴君近年更关心“小说”，而不是“讽刺”。真想建议他别丢了“讽刺”，此乃了解中国文学以及中国人心灵的一把很好的钥匙。

可古语云：“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言勇。”当年知难而退，如今怎好意思为人家出谋划策？

1995年7月29日于京西平晓居

## 自序

讽刺小说发展到清代，其产量与艺术水准已经相当可观，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流派。但其研究一向被忽略，直到1920年初期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才有了概略的分类与评论。至今研究者仍偏于《儒林外史》等单一代表作的分析；有的学者曾以讽刺文学的角度研讨过，然大都仅以短篇的文章探讨整个主题，未免大题小作，且这类文章也少之又少。至于以足够的篇幅与深度，来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概观与其独特讽刺风格的，更是前所未有。所以讽刺小说的研究领域尚未开拓，值得深入探讨。讽刺小说可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，足以当作长期研究的主题，因此，我先从晚清四大讽刺小说的分析入手，撰成硕士论文。进而扩大范围，以清代的长篇讽刺小说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，试图窥探中国讽刺小说的共性与特性。

本书分成两大部分：第一部分主要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共同特点与发展面貌；第二部分则以清代的代表作品为分析对象，探析作品的内容，借此了解清代讽刺小说的写作方向与风格。

第一部分包括三章。第一章参考古今中外的讽刺观念，从四个角度研讨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，作为判断讽刺小说的客观标准。第二章从纵的观点研讨中国讽刺小说各阶段的流变情形。第三章以第一章的界说为据，来确定其范围，借此研讨其类型。

第二部分集中分析研讨清代长篇代表作，包括四章：由于中

国讽刺小说也不离传统的讽刺观念，受到美刺说的影响，所以揭露批评人生社会中各种黑暗人事的同时，也塑造了理想世界，以寄托作者的希望。因此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三章将作品的描写对象分析归纳，得到十种讽刺对象与两种理想世界，由此可以了解笔锋所指的讽刺方向与作者颂扬贬斥的客观讽刺标准。第七章采用布斯（Wayne C. Booth）的叙事理论，以说明与呈现两种叙事模式，试图解释直斥与婉曲两大讽刺风格所产生的原因与主要表现手法。呈现叙事模式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技巧来表达讽刺，因此由讽刺技巧的两面性质——隐显、婉正、谐戚——来概括其特性，综合分析这些表现技巧。说明与呈现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叙事模式，可是在每个作品中，两者都出现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，但每部的讽刺风格也有差别，因此以叙事人的干涉活动与讽刺表达角色的运用方式为分类标准，可以获得四种不同的叙事形态，借此四类的比较，可以窥见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独特的讽刺风格。第八章为结论，依据前面两大部分的探析，对清代长篇讽刺小说作总括评估。

原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想沟通小说作品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，将作品的内在分析与注意社会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，并为此准备有关资料，但因力不从心，无法把握如此庞大的范围，且写论文时，又身在韩国蔚山，资料的搜集更加困难，所以撰写上受到不少的限制。

在论述过程中，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，既不值得夸耀，也不必隐瞒。当然，将西方独特文化中某一特殊时空背景的文学理论移植到东方，此种探讨或许有移橘为枳的风险，况且讽刺在字源与理论观念以及惯用手法上，中西双方颇有出入。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一种假设，未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方法，仍是一种空中楼阁，因此本书主要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在规律与特性。

由于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范围大、资料多，以外国人的有限能力，往往难以掌握浩瀚无边的中国文学，所以分析时讹谬定然难免。本书虽然只是一种尝试，但真诚希望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些微助益。

本书从选题、提纲到写作成文，始终获得指导老师叶庆炳先生的悉心教诲，对此，衷心铭感。文章的修改方面，乐蘅军、林明德两位老师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；写作期间，也曾与蒋秋华、杨儒宾、林保淳等同学共同研讨。由于各位师友的协助，使书得以顺利完成，在此谨申谢忱。不过，文中疏漏仍多，企望博雅君子不吝指出。

1995年7月吴淳邦谨志于汉城梅花书屋

---

# 目 次

序 ..... 陈平原

## 自 序

<b>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</b> .....	1
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.....	2
第二节 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.....	5
第三节 理想与讽刺.....	8
第四节 讽刺技巧的特性 .....	13
<b>第二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演变</b> .....	25
第一节 讽刺小说的滥觞期 ——先秦寓言与谐諷的讽刺性 .....	25
第二节 讽刺小说的出现期 ——唐传奇的典型短篇讽刺作品 .....	28
第三节 长篇讽刺小说的酝酿期 ——宋元明小说与讽刺小说的发展 .....	31
一、中国小说题材的现实化趋向 .....	31
二、小说作家批评意识的成熟 .....	35
三、小说作家重视小说的社教功能 .....	39

---

四、讽刺篇幅趋于全面的倾向 .....	46
<b>第四节 长篇讽刺小说的鼎盛期</b>	
——清代讽刺小说概况 .....	48
一、清代前期讽刺小说 .....	48
二、清代后期讽刺小说 .....	51
<b>第三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范围与类型 .....</b>	<b>57</b>
<b>第一节 中国讽刺小说的范围 .....</b>	<b>57</b>
<b>第二节 中国讽刺小说的类型 .....</b>	<b>73</b>
<b>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.....</b>	<b>75</b>
<b>第四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之一</b>	
—— 官僚政治的腐败 .....	83
<b>第一节 热衷功名的科举士子 .....</b>	<b>84</b>
<b>第二节 芜杂无品的捐官庸吏 .....</b>	<b>93</b>
<b>第三节 见钱眼开的贪官赃吏 .....</b>	<b>101</b>
<b>第四节 刚愎无情的酷官虐吏 .....</b>	<b>109</b>
<b>第五节 恣意颛预辱国的帝王将相 .....</b>	<b>117</b>
<b>第五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之二</b>	
—— 社会风气的堕落 .....	131
<b>第一节 沽名钓誉的文人名士 .....</b>	<b>131</b>
<b>第二节 外是内非的虚伪君子 .....</b>	<b>143</b>
<b>第三节 见利忘义的商人买办 .....</b>	<b>150</b>
<b>第四节 破戒为非的释道末流 .....</b>	<b>159</b>
<b>第五节 病态社会的恶风怪状 .....</b>	<b>168</b>

---

<b>第六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理想世界</b> ·····	185
第一节 理想世界的特点与理想国度·····	185
第二节 理想人物与理想表达方式·····	190
第三节 理想表达方式所产生的讽刺意义·····	201
<b>第七章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讽刺表达技巧探析</b> ·····	209
第一节 讽刺技巧的研究方法·····	209
第二节 主观说明叙事模式的表现技巧·····	213
第三节 客观呈现叙事模式的表现技巧·····	223
第四节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四种叙事型态·····	251
<b>第八章 结论</b> ·····	293
<b>重要参考书目</b> ·····	307

## 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

讽刺源起于人类对生存的社会现况、风俗习惯，抑或某人某集团做人处事态度的不满，但一时又没有能力做直接的改革或修正时，以机巧隐讳的言语文字，旁敲侧击地指摘事实的真象，以达到引起被讽者觉醒的目的，此便是讽刺的起源。这种以持有强烈现实批评精神为前提的文学传统，中国早在诗三百篇的创作时代，即已开其端绪<sup>①</sup>。但是，讽刺理论的建立与发扬，却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。那是经由孔子兴观群怨等儒家论诗、春秋列国朝士聘问引诗赋诗以言志的传统，为这种讽刺理论衍其绪，而推扩强化了诗之实用与教化功能的一面。及至《毛诗序》一出，以美刺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相比附，专以美刺来说诗，因此诗似乎只是为了“美刺讽谕”而存在。《毛诗序》这种极端狭隘的观念，正是以政治教化为依托的讽刺诗说的极峰。此后以美刺比兴为论诗标准的讽刺理论，虽代有消长，却始终未曾衰歇<sup>②</sup>。由此可见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讽刺观念，其历史悠久，且不单纯。可是中国各种文学体裁中，讽刺小说算是起步最晚，到清代才成为长篇小说类型中的一个主要流派。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做一个较明确的界定，本文一面探讨中国固有的讽刺理论，一面尚希望能援引有关西方学者已研究多年的讽刺理论，以收比较或参照之效，并借此以丰富充实中国讽刺小说的理论。当然，将西方独特文化中某一特殊时空背景的文类移植到东方，此种探讨或许有移橘为枳的风

险，况且讽刺一词在字源与基本观念以及惯用手法等方面，中西双方有所出入。可是就大体来看，讽刺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，古今中外都有讽刺文学，只是其发展程度不同而已。因此，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寻找更好的界说，通过中西讽刺说法的比较，更能窥见它的真象。

## 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

尤维纳利 (Juvenal) 提到讽刺作品的题材范围说：“任何题材都有被讽刺作家利用的可能。讽刺作家不关心事物的本身，而是关心人们对事物的态度。”<sup>⑧</sup>讽刺小说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，包括各种人事与社会制度，可是尤维纳利特别强调人物在讽刺作品中的重要性，讽刺作家主要以人物为讽刺对象，事物与制度本身并不引起讽刺作家的关心；它们与人生发生关系时，才成为讽刺题材，所以他更具体地说明：“凡人之所为——誓约、恐惧、忿怒、欢心、乐事、职业——都是我们小书的纷杂题材。”<sup>⑨</sup>讽刺作家的描写对象就是人的所做所为，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与社会制度、风俗习惯等等。可是讽刺作家并不关心整个人事，而是对于人事中的某一面异常敏感。鲁迅曾经指出：

它（引者案：指讽刺）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，也是常见的，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，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。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、可笑、可鄙甚而至于可恶。但这么行下来了，习惯了，虽在大庭广众之间，谁也不觉得奇怪。现在给它特别一提，就动人。<sup>⑩</sup>

讽刺作家所关心的事情，并非人生社会的光明面，而是丑陋、荒谬等黑暗面。这些反面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现实社会，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，因而不大注意或忽略过去，所以讽刺作家需要敏锐的观察眼光，将这些不合理、不道德的种种问题揭露出来，透过作品，提醒读者注意。然而任何反面现象都可以成为讽刺小说的取材对象吗？讽刺作家虽然主要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事，但这些题材成为讽刺对象，仍需进一步的条件。孟瑶说：

讽刺小说的难处有二：一、作者笔锋所指的讽刺对象，必须是一种值得批评或应该打倒的恶势力。（譬如《儒林外史》中讽刺的最厉害的便是那为害不戢的举业。）否则捉一两个“自己”所不恠心的人或事，来讽刺讥嘲一番，其结果只不过变成了私人的攻讦，不足以入讽刺小说之列。二、作者在字里行间必须有力量使读者明白，他之所以将这对象予以讽刺的理由，那理由也必须是光明正大的真理。<sup>60</sup>

此段指出讽刺作家应该脱离私人情感的好恶，站在公正的道德立场，持光明正大的理由，将值得批评或攻击的各种恶势力当作讽刺对象。因此讽刺作家通常取材于人在社会上的行为与人性的弱点，例如欲望所造成政治社会上各种的腐败堕落、社会地位与行为之间的矛盾、矫饰以及残暴、荒唐、卑劣等人性的缺点。所以讽刺作家描写讽刺对象时，并不颂扬赞美，而是尽心构思揭发其过失缺点，予以指责批评，因此鲁迅曾经指出一般人对讽刺所持的反面看法说：

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，看见讽刺作品，就觉得这

不是文学上的正路，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。<sup>⑦</sup>

讽刺作家眼看各种人生社会的腐败现象，以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来批评指责，故讽刺可算是一种攻击。就讽刺的这种性质而言，讽刺并不是美德。因为讽刺作家以人生社会的黑暗人事为讽刺对象，进行批评攻击，所以从被攻击的讽刺对象的立场来看，往往更为难堪或不快。一般人也以为专门揭发别人隐私的讽刺，并不是好事。

讽刺作家主要关心人事的黑暗面，其笔锋带着强烈的攻击性质，我们从讽刺的传统字义上面，可以找到讽刺的这种特性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刺，直伤也。”可见“刺”的原意就含有攻击伤害之意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云：“能面刺寡人之过者”，高诱注说：“刺，举也。”《文心雕龙·书记篇》也说：“刺者，达也，诗人讽刺。”“刺”字引申出揭发、表露之意，且其揭露的内容并非好的一面，而是对方的缺点，就是以揭露某些人事的缺失弱点来攻击指责，因此刺字又引申出指责、责难之意，正如《诗·大雅·瞻卬》篇：“天何以刺”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所解释的“刺，责”，就是此意。由此可见刺的字义已经说明讽刺的基本性质。所以亚瑟·帕勒得（Arthur Pollard）从不同文类的比较中，找到讽刺的性质，他说：

例如爱与死的经验，都是由于本质上很宏大，而超出了讽刺文所能及的范围。在喜剧与悲剧中，这些经验也许被庆祝、被赞扬。但是讽刺文并不赞扬，它只有贬抑。<sup>⑧</sup>

所谓“贬抑”，就是讽刺文学的特性，也就是讽刺小说的基本性质。刺的字义所说的“揭露”与“指责”，即指讽刺的攻击方法，也就

是帕勒得所说的“贬抑”的具体表现方法。总而言之，讽刺作家应持强烈的道德意识，取材于人生社会的不合理、不道德，作为批评攻击的讽刺对象。讽刺小说通过揭发或责难的方法，将其贬抑的基本性质具体呈现出来。

## 第二节 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

讽刺小说虽然以揭露指责来攻击讽刺对象，其性质在于贬抑，但是其写作动机并非出于诋毁别人。鲁迅曾经提到讽刺应该出于何种写作动机：

讽刺作家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，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。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，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。……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，而毫无善意，也毫无热情，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，一无足取，也一无可为，那就并非讽刺了。<sup>⑧</sup>

讽刺之举实出于热心关爱，讽刺作家透过暴露、责难等攻击方法，乃希望讽刺对象知过迁善。有这种热情善意的写作动机，才能写出理想的讽刺小说。鲁迅以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当作判断讽刺的一种标准，即具有热情善意的写作动机与改善求正的写作目的，才算是讽刺。这种标准可以拿来当作讽刺小说与黑幕小说的分类界限。因为这两类小说都以贬抑为基本性质，揭发人生社会的黑暗面，如果没有讽刺动机与讽刺目的，则变成冷嘲毁谤的黑幕小说。讽刺小说虽然以揭发恶行、责难愚蠢来贬抑讽刺对象，但攻击贬抑并不是讽刺的最终目的，讽刺作家反而满怀怜悯善意的热情，希